

第九章

編就遺文答君心





哭志摩

才剛剛二十八歲的陸小曼，面臨著青年喪夫這一突如其來的慘痛變故，面對著千夫所指、痛責如矢的處境，以及今後生活來源的徹底斷絕，該怎麼辦？沒有人的悲痛和無助能比她陷得更深了，她像一根在風雨飄搖中苦苦掙扎的蘆葦，失去了徐志摩這唯一可以依靠的後盾，她的命運將會怎樣的漂泊無定，沒有人知道，沒有人可以預測。她自己更是完全被悲哀苦痛打垮，連思考的力氣都沒有了，惟有眼淚和悲泣伴隨著她將死未死的心，摔碎在冰冷的地板上。

徐志摩逝世的一個月裡，陸小曼一直都沉浸在難以形容的悲痛和恍惚裡，在極度的悲哀中她寫下了淒婉哀怨的長篇悼文〈哭摩〉，全文如下：

我深信世界上怕沒有可以描寫得出我現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筆。不要說我自己這支輕易也不能動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無可以洩我滿懷傷怨的心的機會了，我希望摩的靈魂也來幫我一幫。蒼天給我這一霹靂直打得我滿身麻木得連哭都哭不出，渾身只是一陣陣的麻木。幾日的昏沈直到今天才醒過來知道你是真的與我永別了。摩！慢說是你，就怕是蒼天也不能知道我現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傷！從前聽人說起「心痛」我老笑他們虛偽，我想人的心怎會覺得痛，這不過說說好聽而已，誰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嘗著這一陣陣心中絞痛似的味兒了，你知道麼？曾記得當初我只要稍有不適即有你聲聲在旁慰問，咳，如今我即使痛死也再沒有你來低聲下氣的慰問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遠的拋棄我了麼？你從前不是說你我最後的呼吸也須要連在一起才不負你我相愛之情麼？你為甚不早些告訴我是飛去呢？直到如今我還是不信你真的是飛了，我還是在這兒天天盼著你回來陪（陪）我呢，你快點將未了

的事情辦一下，來同我一同去到雲外去優遊去吧，你不要一個人在外消（遣）遣，忘記了閨中還有我等著呢？

這不是做夢麼，生龍活虎似的你倒先我而去，溜（留）著一個病懨懨的我單獨與這滿是荊棘的前途來奮鬥。志摩，這不是太慘了麼？我還留戀些甚麼？可是回頭看看我那蒼蒼白髮的老娘，我不由一陣陣只是心酸，也不敢再羨你的清閒愛你的優遊了，我再那有這勇氣，去看她這個垂死的人而與你雙雙飛進這雲天裡去圍繞著燦爛的明星跳躍，忘卻人間有憂愁有痛苦像只沒有牽掛的梅花鳥。這類的清福怕我還沒有緣去享受！我知道我在塵世間的罪還未滿，尚有許多的痛苦與罪孽還等著我去忍受呢。我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你倘能在一個深沈的黑夜裡，靜靜淒淒的放輕了腳步走到我的枕邊給我些無聲的私語讓我在夢魂中知道你！我的太太是回家來探望你那忘不了你的愛著了，那時間，我決不張皇（惶）！你不要慌，沒人會來驚擾我們的。多少你總得讓我再見一見你那可愛的臉我才有勇氣往下過這寂寞的歲月，你來吧，摩！我在等著你呢？

事到如今我一些也不怨，怨誰好？恨誰好？你我五年的相聚只是幻影，不怪你忍心去，只怪我無福留，我是太薄命了，十年來受盡千般的精神痛苦，萬樣的心靈摧殘，直將我這顆心打得破碎得不可收拾到？今天才真變了死灰的了也再不會發出怎樣的光彩了。好在人生刺激與柔情我也曾嘗味，我也曾容忍過了。現在又受到了人生最可怕的死別。不死也不免是朵憔悴的花瓣再見不著陽光曬也不見甘露漫了。從此我再不能知道世間有我的笑聲了。

經過了許多的波折與艱難才達到了結合的日子，你我那時

快樂直忘記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忘記了世界上有憂愁二字，快活的日子過得與飛一般的快，誰知道不久我們又走進愁城。病魔不斷地來纏著我，它帶著一切的煩惱，許多的痛苦，那時間我身體上受到了不可言語的沈痛，你精神上也無端的沈入憂悶，我知道你見我病身呻吟，轉側床第，你心坎裡有說不出的憐惜，滿腸中有無限的傷感，你對我，我無從使你再有安逸的日子，摩，你為我荒度了你的詩意，失卻了你的文興，受著一般人的笑罵，我也只是在旁默默自恨，再沒有法子使你像從前的歡樂。誰知你不顧一切的還是成天安慰我，叫我不要因為生些病就看得前途只是黑暗，有你永遠在我身邊不要再怕一切無味閒論。我就聽著你靜心平氣的養，只盼著天可憐我們幾年的奮鬥，給我們一個安逸的將來，誰知道如今一切都是幻影，我們的夢再也不能實現了，早知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用盡心血的將我撫養呢？讓我前年病死了，不是痛快得多麼？你常說天無絕人之路，守著好了，哪知天竟絕人如此，那兒還有我可以平坦著走的道兒？這不是命麼？還說甚麼？摩，不是我到今天還在怨你，你愛我，你不該輕身，我為你坐飛機，吵鬧不知幾次，你還是忘了我的一切叮嚀，瞞著我獨自飛上天去了。

完了，完了，從此我再聽不到你那嘰咕小語了，我心裡的悲痛你知道麼？我的破碎的心留著等你來補呢，你知道麼？唉，你的靈魂也有時歸來見我麼？那天晚上我在朦朧中見著你往我身邊跑，只是那一霎眼就不見了，等我跳著，叫著你，再也不見一些模糊的影子了，咳，你叫我從此怎樣度此孤單的歲月呢，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響，蒼天因何給我這樣殘酷的刑罰呢！從此我再不信有天

道，有人心，我恨這世界，我恨天，恨地，我一切都恨，我恨他們為什麼搶了我的你去，生生的將我們一顆碰在一起的心離了開去，從此叫我無處去摸我那一半熱血未乾的心，你看，我這一半還是不斷流著鮮紅的血，流得滿身只成了個血人，這傷痕除了那一半的心回來補，還有甚麼法子叫她不再滴的直流呢？痛死了有誰知道，終有一天流完了血自己就枯萎了。若是有時候你清風一陣的吹回來見著我成天為你滴血的一顆心，不知道又要如何的憐惜如何的張皇（惶）呢，我知道你又看著兩個小貓似眼珠兒亂叫亂叫著，看，看，的了，我希望你叫高聲些，讓我好聽得見，你知道我現在只是一陣陣糊塗，有時人家大聲的叫著我，我還是東張西望不知聲音是何處來的呢，大大，若是我正在接近著夢邊，你也不要怕擾了我的夢魂像平常人的不敢驚動我，你知道我再不會罵你了，就是你擾我從此不睡我也不敢再怨了，因為我只要再能得到你一次的擾，我就可以責問他們因何騙我說你不再回來，讓他們看著我的摩還是丟不了我，乖乖的又回來陪伴著我了，這一回我可一定緊緊的摟抱你再不能叫你飛出我的懷抱了。天呀！可憐我，再讓你回來一次吧！我沒有得罪你，為甚麼罰我呢？摩！我這兒叫你呢，我喉嚨裡叫得直要冒血了，你難道還沒有聽見麼？直叫到鐵樹開花，枯木發聲，我還是忍心等著，你一天不回來，我一天的叫，等著我那天沒有了氣我才甘心的丟開這唯一的希望。

你這一走不單是碎了我的心，也收了許多朋友不少傷感的痛淚。這一下真使人們感覺到人世的可怕，世道的險惡，沒有多少日子竟會將一個最純白最天真不可多見的人收去了，與人世永訣。在你也許到了天堂，在那兒還一樣過你

的歡樂的日子，可是你將我從此就斷送了，你以前不是說要我清風似的常在你的左右麼？好，現在倒是你先化著一陣清風飛去天邊了，我盼你有時也吹回來幫著我做些未了的事情，要是你有耐心的話，最好是等著我將人事辦完了同著你一同化風飛去，讓朋友們永遠只聽見我們的風聲而不見我們的人影，在黑暗裡我們好永遠逍遙自在的飛舞。

我真不明白你我在佛經上是怎樣一種因果，既有緣相聚又因何中途分散，難道說這也有一定的定數麼？記得我在北平的時候，那時還沒有認識你我是成天的過著那忍淚假笑的生活，我對人老含著一片至誠純白的心而結果反遭不少人的譏誚，竟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明白我，能看透我的。一個人遺著不可言語的痛苦，當然不由的生出厭世之心，所以我一天天的只是藏起了我的真實的心而拿一個虛偽的心來對付這混濁的社會，也不希望有人來能真真的認識我明白我。甘心願意從此自相摧殘的快活了此殘生，誰知道就在那時候會遇見了你，真如同在黑暗裡見著了一線光明，垂死的人又透了一口氣，生命從此轉了一個方向。摩摩，你的明白我，真可算是透切極了，你好像是成天鑽在我的心房裡似的，直到現在還只是你一個人是真懂得我的。我記得我每遭人辱罵的時候你若是百般的安慰我，使我不得不對你生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感覺，我老說，有你，我還怕誰罵，你也常說，只要我明白你，你的人是我一個人的，你又為甚麼要去顧慮別人的批評呢？所以我那怕成天受著病魔的纏繞也再不敢有所怨恨的了。我只是對你滿心的歉意，因為我們理想中的生活全被我的病魔來打破，連累著你成天也過那愁悶的日子。可是二年來我從來未見你有一些怨恨，也不見你因此對我稍有冷淡之意。也難怪

文伯要說，你對我的愛是Complete and true的了，我只怨我真是無以對你，這，我只好報之於將來了。

我現在不顧一切往著這滿佈荊棘的道路上走去，去尋一點真實的發展，你不是常怨我跟你幾年沒有受著一些你的詩意的陶鎔麼？我也實在慚愧，真也辜負你一片至誠的心了，我本來一百個放心，以為有你永久在我身邊，還怕將來沒有一個成功麼？誰知現在我只得獨自奮鬥，再不能得你一些相助了，可是我若能單獨撞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也不負你愛我的心了，願你的靈魂在冥冥中給我一點勇氣，讓我在這生命的道上不感受到孤立的恐慌。我現在很決心的答應你從此再不張著眼睛做夢躺在床上亂講，病魔也得最後與它決鬥一下，不是它生便是我倒，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種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雖然我頭頂只見烏雲，地下滿是黑影，可是我還記得你常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力」。一個人決不能讓悲觀的慢性病侵蝕人的精神，同厭世的惡質染黑人的血液。我此後決不再病（你非暗中保護不可）我只叫我的心從此麻木，再不問世間有戀情，人們有歡娛，我早打發我心，我的靈魂去追隨你的左右，像一朵水蓮花擁扶著你往白雲深處去繚繞，決不回頭偷看塵間的作為，留下了我的軀殼同生命來奮鬥，等到戰勝的那一天，我盼你帶著悠悠的樂聲從一團彩雲裡腳踏蓮花瓣來接我回去永久的相守，過我們理想中的歲月。

一轉眼，你已經離開了我一個多月了，在這短時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過來的，朋友們跑來安慰我，我也不知道是說甚麼好，雖然決心不生病，誰知一直到現在它也沒有離開過我一天，摩摩，我雖然下了天大的決心，想與你爭一

口氣，可是叫我怎受得了每天每時悲念你時的一陣陣的心肺的絞痛，到現在有時想哭眼淚乾得流不出一點，要叫；喉中疼得發不出聲，雖然他們成天的逼我一碗碗的苦水，也難以補得了我心頭的悲痛，怕的是我慷慨的病體再受不了那歲月的摧殘，我的愛，你叫我怎樣忍受沒有你在我身邊的孤單。你那幽默的靈魂為甚麼這些日也不給我一些聲響？我晚間有時也叫了他們走開，房間不讓有一點聲音，盼你在人靜時給我一些聲響，叫我知道你的靈魂是常常環繞著我，也好叫我在茫茫前途感覺到一點生趣，不然怕死也難以支持下去了。摩！大大！求你顯一顯靈吧，你難道忍心真的從此不再同我說一句話了麼？不要這樣的苛刻了吧！你看，我這孤單的人影從此怎樣的去撞這艱難的世界？難道你看了不心痛麼？你一向愛我的心還存在麼？你為甚麼不響？大！你真的不響了麼？

〈哭摩〉簡直是字字血，聲聲淚，其中飽含天人永訣的沉痛、哀怨以及陸小曼對自己的無盡悔恨，對未來生活的迷茫無助。她才二十八歲啊，和徐志摩結婚也才五年，人生才剛剛步入勝景，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本以為兩人還有無限的時間可以相依相偎，本以為趁著年輕鬥鬥氣，撒些脾氣無關緊要，本以為今後還有無限的機會來彌補，誰知道一聲驚雷過後，生龍活虎的另一半轉瞬便消失了，再也回不來了。命運的殘酷對於毫無準備的她，對於還年輕氣盛的她實在是太突然了。

可是再多的血淚也無濟於事了，一切都晚了，無論怎樣的後悔也追不回那生龍活虎的一個人了。徐志摩生前寫的詩〈枉然〉似乎是對這種命運的最好註解：「你枉然用手鎖著我的手，女人，用口擒住我的口，枉然用鮮血注入我的心，火燙的淚珠見證你的真；你再不能叫死的復活，從灰土裡喚起原來的神奇；縱然上帝

憐念你的過錯，他也不能拿愛再交給你！」





為愛重新做人

徐志摩的死換來了陸小曼的幡然悔悟，在〈哭摩〉裡，陸小曼向徐志摩懺悔：「我一定做一個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種人，我決心做人，我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

陸小曼確實變了一個人，她深居簡出，閉門謝客，不再去遊樂場所，遠離了熱鬧的社交活動。素服在身的她每天只守在家中，把精力都用在了潛心學畫上，專心畫畫和編撰徐志摩文集是她用後半生的全部精力盡心去做的兩件事情。她盡力地按照徐志摩生前對她的期望去做人和做事，做一個徐志摩希望她成為的那種人。王映霞回憶說：自他（徐志摩）飛昇以來，小曼素服終身，我從未見到她穿過一襲有紅色的旗袍，而且閉門不出，謝絕一切比較闊氣的賓客，也沒有到舞廳去跳過一次舞……在她的臥室裡懸掛著徐志摩的大幅遺像，每隔幾天，她總要買一束鮮花送給他。她對我說：「艷美的鮮花是志摩的，她是永遠不會凋謝的，所以我不讓鮮花有枯萎的一天。」她還在玻璃板下壓了一張她用正楷寫的白居易的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陳定山先生在《春申舊聞》中也說：「志摩去世後，她素服終生，從不見她去游宴場所一次，她讓賀天健和陳半丁教她畫畫，汪星伯教她作詩。」這一次她真的振作精神了，為了防止自己偷懶，她和老師賀天健約法三章：第一是老師親自上門教她畫畫，在這段學習時間裡，諸多雜事都要放在一邊，只能安心學畫。第二是學畫態度要端正，不能把它只當成消遣的方式，要努力刻苦，學有所成。第三是中途不能退學，半途而廢，而且要交學費，每月五十大洋。當然這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督促她把學畫當成正經重要的事情來看待。

她真的用心學了，短短的兩個月裡就已經成果顯著，不久之後她就和老前輩一起開了一個扇面畫展覽，並且賣出好些扇面，

換得了一些錢來維持生活。後來，經過陸小曼的不斷努力，她還成了上海畫院的專業畫師。到目前為止，陸小曼存世的畫作在百幅以上，分別被上海中國畫院、上海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海寧市博物館及一些私人藏家所收藏。這一巨大變化的確是旁人沒有料到的。

她之所以要開始認真畫畫，和徐志摩生前的敦促與期待是分不開的。她本來繪畫的底子就已經很不錯，加上徐志摩臨終的時候還在身邊帶著她畫的一幅山水長卷，這幅畫成為他身邊唯一完整的遺物，這讓陸小曼的內心大受衝擊，她一定要依照他的願望在繪畫上有所作為。那幅最後伴隨著徐志摩到生命盡頭的山水長卷被她一直珍藏著，那幅畫上載有徐志摩生命的最後氣息，成為她精神上的寄托，她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此外，她還開始曾試著寫些詩歌和文章，為徐志摩的文集寫序言和介紹等等。陸小曼的文筆清新優美，才氣也一直被徐志摩看好，早在五年前陸小曼剛剛和徐志摩結婚的時候，她就和徐志摩共同創作了五幕話劇《卞昆岡》，並且在故事情節的設置和人物對話上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在此之前，她還翻譯過義大利的喜劇《海市蜃樓》。

徐志摩去世後一個月左右，她就開始為徐志摩的遺作《雲遊》作序。這是她第一次為徐志摩的文集作序。在《雲遊》的序中陸小曼寫道：

我真是說不出的悔恨為甚麼我以前老是懶得寫東西。志摩不知逼我幾次，要我同他寫一點序，有兩回他將筆墨都預備好，只叫隨便塗幾個字，可是我老是寫不到幾行，不是頭暈即是心跳，只好對著他發愣，抬頭望著他的嘴盼他吐出聖旨來我即可以立時的停筆，那時間他也只得笑著對我說：「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沒有辦法，去耽著吧！回

頭又要頭痛了。」走過來擲去了我的筆，扶了我就此耽下了，再也不想接續下去。我只能默默的無以相對，他也只得對我乾笑，幾經張羅結果終成泡影。

又誰能夠料到今天在你去後我才真的認真的算動筆寫東西，回憶與追悔便將我的思潮模糊得無從捉摸。說也慘，這頭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後的一篇，那得叫我不一陣心酸，難道說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麼？

當初他寫東西的時候，常常喜歡我在書桌邊上搗亂，他說有時在逗笑的時間往往有絕妙的詩意不知不覺的駕臨的，他的《巴黎的鱗爪》、《自剖》都是在我的又小又亂的書桌上出產的。書房書桌我也不知給他預備過多少次，當然比我的又清又潔，可是他始終不肯獨自靜靜的去寫的。人家寫東西，我知道是大半喜歡在人靜更深時動筆的，他可不然，最喜歡在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離不了我。我是一個極懶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樣收拾東西，我書桌上是亂的連手都幾乎放不下的，當然他寫完的東西我是輕意也不會想著給收拾好，所以他隔夜寫的詩常常次晨就不見了，嘟著嘴只好怨我幾聲，現在想來真是難過，因為詩意偶然得來的是不輕易來的，我不知毀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詩，早知他要離開我這樣的匆促，我賭咒也不那樣的大意的。真可恨，為甚麼人們不能知道將來的一切。

我寫了半到也不知道胡謔了些什麼，頭早已暈了，手也發抖了，心也痛了，可是沒有人來擲我的筆了。四周只是寂靜，房中只聞滴答的鐘聲，再沒有志摩的「好了，好了」的聲音了。寫到此地不由我陣陣的心酸，人生的變態真叫人難以捉摸，一霎眼，一皺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

想不到我生命道上還有這一幕悲慘的劇。人生太奇怪了。

我現在居然還有同志摩寫一篇序的機會，這是我早答應過他而始終沒有實行的，將來我若出甚麼書是再也得不著他半個字了，雖然他也早已答應過我的。看起來還是他比我運氣，我從此只成單獨的了。

我再也寫不下去了，沒有人叫我停，我也只得自己停了。我眼前只是一陣陣的模糊，傷心的血淚充滿著我的眼眶，再也分不清白紙黑墨。志摩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憶能力不？我若擱筆還不見持我的手！

這篇都是陸小曼的悔恨和遺憾，她不惜筆墨地剖析著自己的缺點，「都是我太懶的緣故」，「我是一個極懶散的人，最不知道怎樣收拾東西」，所以「不知道毀了他多少首美的小詩」。也許這樣的悔悟再早一點點，他們的生活和命運就將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現在只剩下無盡的悔恨。為了徐志摩，她更加發奮地編撰徐志摩的文集了。

一九四六年，陸小曼應趙清閣的邀請，完成了近兩萬字的小說〈皇家飯店〉。這篇急急忙忙寫就的小說被編入《現代女作家小說散文集》，並且受到了好評。但是由於身體一直時好時壞，她沒有更多的創作面世。大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她又和王亦令合作，翻譯了不少的外國文學作品，像《泰戈爾短篇小說集》、《艾格妮絲·格雷》等等，她還和王亦令合作編寫了民間故事《河伯娶婦》，這部作品於一九五七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外，陸小曼還嘗試著創作了一些詩歌，存世的古體詩加起來一共有十一首。從徐志摩過世後開始，陸小曼的生活主題就變

成了畫畫、編文集、看書、寫文章、寫詩，要做到這些，陸小曼付出了怎樣的心血與努力，用了多大的毅力和恆心來克服以前的生活習慣，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她努力地為愛來重新做人，至此，陸小曼終於成為徐志摩所希望的那種女性了，與以前的陸小曼完全是兩種活法。





《徐志摩全集》始末

在徐志摩遇難後，支撐陸小曼繼續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整理和編撰好徐志摩的所有詩文信件，這些信件裡有很多是屬於她自己個人的財富和秘密，也有很多的內容是對她不利的，應該盡量不讓別人知道的。但是她顧不上這些了，她想讓徐志摩的作品永遠地流傳下去，藉此來紀念他，也讓人們永遠地記住他，所以，她要把自己對徐志摩的綿綿思念和愛意還有懺悔一起融入編撰《徐志摩全集》的過程裡，用整理徐志摩的文章和書信來打發孤獨的歲月，樹立起生活的勇氣。為了實現這個願望，她前後花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傾其所能，盡心盡力地把這件事辦好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也就是徐志摩剛剛去世十來天，徐志摩的學生趙家璧想早些出版徐志摩的遺作《秋》，向陸小曼要徐志摩的一張照片做扉頁時，陸小曼就向他透露了想要編撰《徐志摩全集》的打算。後來陸小曼因病打斷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病好後，她又開始為這個想法做準備，趙家璧也有此意，於是去徵求茅盾先生的意見，茅盾也非常支持這種做法，並且鼓勵他們把這件事辦好。於是，陸小曼和趙家璧開始努力搜集刊登在各處的徐志摩的所有著作和日記，並且寫信向徐志摩的朋友徵集他生前的書信。

但是，事情頗費了一番周折，徐志摩的生前好友由於痛恨陸小曼害了徐志摩，大多與陸小曼絕了交，所以陸小曼發出的信幾乎沒幾個人理會，也沒什麼人相信和支持她。回應的只有劉海粟、蔣慰堂、郭有守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陸小曼對此很失望。更讓她失望的是，徐志摩的朋友如胡適和林徽因也在收集徐志摩的文稿和信件，並且為了得到徐志摩生前存放在凌叔華那裡的一大箱書稿和日記而和凌叔華在北平鬧出了很大的矛盾。事情是這樣的：林徽因執意要回徐志摩在英國寫下的那些關於她的日記和信件，凌叔華不給，所以鬧得滿城風雨。最終徐志摩

的日記和文稿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林徽因拿走了有關她的部分日記，很多信件文稿則被胡適拿走了，最後凌叔華交到陸小曼手裡的書稿和信件只是剩下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陸小曼沒有放棄，仍舊努力地整理和收集盡可能得到的資料。到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份，《徐志摩全集》的稿子大部分已經湊齊了，大約有十卷的樣子，並已經準備由趙家璧所在的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這時，胡適來到了上海，陸小曼就和他說到了文稿準備的情況，希望他把徐志摩和他以及北平的那些朋友的信還有徐志摩的日記收集好，一併編入文集當中，從而使文集更加全面。陸小曼還想請胡適為《徐志摩全集》寫序，但胡適的反應極其冷淡，不久後，他跟陸小曼說良友是小出版社，《徐志摩全集》放在那裡出不合適，應該找商務印書館。陸小曼也考慮到商務印書館是大出版社，更有影響，再加上他們承諾立即預支版稅兩千元，所以陸小曼轉而跟商務印書館簽了合約，並且把文稿寄了出去。

陸小曼當時的經濟十分困難，商務書局的預支款對她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但是她又覺得愧對一直以來為她搜集文稿出了大力氣的趙家璧，最後她決定把徐志摩的日記單獨留給良友出版。於是一九三六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愛眉小札》。也幸虧這個決定，使得徐志摩的書信和《徐志摩全集》經歷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徐志摩全集》的文稿在商務印書館正要校對的時候，「八一三戰爭」在上海爆發了，商務印書館決定遷址，一切事務都紛亂不絕，出書的事也就擱淺了。誰料這一耽擱就是四十多年，時間在戰爭中一年年過去了，陸小曼從此與商務印書館失去了聯繫。好不容易等到八年抗戰結束後，陸小曼再去上海商務印書館打聽文稿的下落，但是由於戰亂中印書館一遷再遷，現在連

館內的人也搞不清稿子的去向了，只說是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重慶。

這個消息對一心想要早日出版《徐志摩全集》的陸小曼而言，無疑是個晴天霹靂，她懷著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家裡，日夜為《徐志摩全集》的命運擔憂，要是萬一丟了，她怎麼向地下的徐志摩交待？她恨自己被商務印書館的預支款蒙住了眼睛，恨自己在關鍵時刻經不住誘惑，她從此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懊悔和憂愁中，「整天在煙雲中過著暗灰色的生活」。

時光不知不覺就到了一九四七年，恰好是徐志摩五十歲誕辰，當年為搜集《徐志摩全集》的材料而費了大力氣，現已主持晨光圖書公司的趙家璧去看望陸小曼，陸小曼當即流下了悔恨的眼淚。趙家璧勸慰了她幾句之後，問她還有沒有其他的日記或遺稿之類，可以趁著徐志摩五十誕辰出版以資紀念。陸小曼就找出了徐志摩早年寫的《西湖記》和《盾軒瑣語》，連同志摩親筆題名的《一本沒有顏色的書》，再加上原來已出的《愛眉小札》和《小曼日記》，合成一本書，總題為《志摩日記》，由晨光圖書出版公司於一九四七年出版。

徐志摩的書稿下落不明，直到一九五四年的一天，陸小曼突然接到了北京商務印書館的一封來信，信中說到《徐志摩全集》的稿子找到了，因為不合時代，暫時不能出版，稿子可以退還，預付版稅不再追還等等，陸小曼當然要親眼看到書稿完璧歸趙，所以便要回來書稿。不久之後，陸小曼收到了《徐志摩全集》的書稿清樣和全部紙樣，面對失而復得的文稿，她欣喜若狂，喜極而泣。她把書稿珍藏好，心想雖然在現在的形勢下不能出版，但是只要稿子還在，就一定會有機會出版的！

這部書稿，由於和當時的政治形勢不合，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得

以出版，陸小曼一直把它保存在箱子裡，直到她逝世。臨死前，陸小曼托陸宗麟把這個箱子交給陳從周保存。陳從周知道裡面是《徐志摩全集》的十包紙樣，由於張幼儀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和全家人搬去香港定居了，於是就將它交給了徐志摩在上海唯一親人，也就是他的堂兄一家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書稿被紅衛兵抄走，萬幸的是沒有被毀，於一九八一年時又被退還給徐志摩的堂兄。這部歷經劫難的文稿終於在一九八三年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從一九三六年文稿整理完畢算起，總共經歷了四十七年的風雨和波折，這其中有戰爭，有政治鬥爭，有「文化大革命」，但它卻依舊得以倖存下來，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遺憾的是，為它耗費畢生心血的陸小曼沒能親眼看到它的出版。

